

犹如思想的影子(散文)

舟山村落记

杨方

我一直认为,一个爱脸红的人应该是诗人。我觉得这是诗人天生该有的特质:内心单纯,如孩子一般。

星光是一个爱脸红的人。尽管没有让他脸红的事情发生,他还是脸红了。星光脸红得不明显,因为他脸黑。但他的神态让人知道他脸红了。这比皮肤白的人脸红更显可爱。皮肤白的人脸红是直观,用眼睛看就可以一目了然,但眼睛看到的都是浅层次的东西。星光脸红要用思想去感受。他的脸红犹如他思想的影子闪现,这些最后都变成了诗,躺在他的诗集里。

星光是舟山人。此舟山非彼舟山。彼舟山在大海中漂浮不定,可能存在,也可能不存在。此舟山在永康与缙云相邻处。一条永康最美公路通向那里。美少年一样挺立的水杉,沿着路静静地站立,仿佛在等谁。而舟山的确是一个值得去看看的地方,没有到达,心就已经缥缈了。它不在天边,在喜欢它的人心里。

我经常一个人开车往那个方向去。有时白天去,有时黑夜里去。我去找我想要找的一些东西。下雪天,我停下车在公路上看雪,白雪苍茫了水杉年轻的头,仿佛相思使人老。五六月的时候去看杨溪湿地的水生植物,那是我喜欢的地方,金钱草肥美,水罨粟开着黄花。还有一种开蓝花的植物,我忘记了名字。站在这些植物中,让人觉得是站在古代的诗经里,水草的尽头是摸不到的白云。白鹭从那里飞来,它们落在水草中觅食,有的单腿站立,用黑溜溜的眼睛观察人,人走近了也不飞走。

天热的时候可以去看广济寺。广济寺不属于舟山,但与湿地相去不远,沾了舟山的灵气,广济寺几百年来风雨平安。站在寺庙的岩壁下,有清凉的瀑布从岩顶落下,仰头看,那水仿佛是从天上流下来的。为了弄明白水的来处,我爬到山顶,看见一片长满芒草的平地,看见一个叫仙岩的村子。仙岩

在夏天的阳光里,在喧闹的生活里,广济寺在水声和荫凉里,在虚无和虚幻中。这是多么奇妙的分割。

舟山的岩宕群也是个的好去处。我从没有见过规模如此庞大的岩宕群。曾经在这里打石头的人,离去似乎已经久远。铁器与石头敲打的声音,早就被大地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得干干净净。一个人站在岩宕下,会以为自己站在古代的文明遗址上。我不知道自己何以会产生这样的感觉,岩宕巨大的石壁上只有刀凿过的痕迹,一道一道,深而清晰。石壁上没有神像,也没有文字。人发出声音,生硬地撞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,回声空空地传回来,就好像一束光线,传至宇宙深处,再折射回人的心灵。也正因为它的空荡荡,岩宕给了人无限想象的空间。空寂中只有自己,只有时间,只有水,只有石头。荒草中随便搬几块石头,就可以累叠出心里的神。

不同的季节去舟山,可以看见田地里交替生长着不同的植物。我生长的西北,地里一年只能生长一种植物,麦子收割了就荒在那里,无边无际地等着大雪落下来。舟山不一样,舟山是江南里的小江南,湿润的土地,温润的气候,土地一年四季随时长出新的植物。这样的地方,不长出诗人是浪费的。它的湿地、水、岩宕、古旧的老房子,皆是培植诗人的好地方。星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培植出来的,乡村的寂静、老屋的温暖、春天绵长的雨水、灰瓦、木质的门窗,都是培植他成为诗人必不可少的因素。在这样的地方长大,他想不成为诗人都难。

我特意去星光出生的村子看过。那是一个安静的村子,屋后有青山,门前有绿水,他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,有着水墨画里的韵味。站在他新屋楼上的窗口,可以看见老房子鱼鳞般的灰瓦。星光的童年一直紧挨着它,没有消失,没有改变。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。他一低头就能看见童年的他在那

里走动,读书,抬头看天空。他还没有长大,因为在这座童年老房子的庇护,他可以永远不长大。一个诗人是不需要长大的。这个村里出过两个当官的人,这没什么了不起,出过当官的村子多了,但出过诗人的村子不多。诗人就应当不为形役,不为世扰,不为楼房的高矮所困。我相信星光如果努力去当官,他也能当到八品或者更高,但他一生都在努力当诗人。可以说,星光是永康土产的诗人,他的诗,无不带着家乡纯净的气息。纯净对一个诗人极其重要。这要感谢舟山的纯净,这些年,舟山没有被工业侵占,依旧村庄安静,时光缓慢。这片土地上,所有的植物,都长成了植物该有的样子,所有的水,都流淌着水该有的清澈,这是何其幸甚的事情。舟山应该是我在永康见过的,最像乡村的地方。田园式的生活,保存完好的老房子,庞大的岩宕群,诗经里的湿地,白云下起飞的白鹭,人世的美好集中于此,让诗人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。

诗人是需要有一个精神上的故乡的。于坚去到歌德的故乡,于坚说,一个地方要成就一个歌德,至少需要有三百年的文化沉淀。来到星光的家乡,我想起了于坚的这句话。我羡慕星光有这样一个可以称之为老家的地方。我的老家,穿过一个山洞,以为前方豁然开朗,会有桃花源,其实没有桃花。我爷爷的老房子还在,歪歪斜斜,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卖给了别人。我总想着把它买回来。我遗憾自己没有能出生在那里,我的文字,总是带着西北的粗粝。我想变得江南一点,无奈西北的地理环境把我培植成了这样,我怎么效仿星光的婉约,都是东施效颦。我的老家已经成了词语里的老家,但星光不同。他的老家是随时可以回去的,他可以躺在童年的旁边,安心地睡一觉。

如果一个人头上现出了白发,仍然抱有好奇心和幼稚,仍然会脸红,这个人该有多么幸福。何况,他还有一个可以回归的精神田园在舟山等着他。

舟山古民居(外一首)

陈星光

旧时光在斑驳里诉说着一句句遗言。一条条街巷仿佛古人挥舞的宽大衣袖。穿堂风吹拂着,一个个老灵魂寂静地弥漫了整个村落。

零星的枪声和市井的喧嚣都远去了。几个老人,像院里缓慢移动的古老物件。一丛丛苔藓在青石板上滋长着乡愁,人间多少喜怒哀乐,它们永远是沉默的。

我曾在黄印若祠和黄洵源故居住过三年,友人笑说我写诗的才情源于院里的清泉。那时我看不见它们,触目所见的一样的贫穷里

没有人关心一窗一井一梁一柱一砖一瓦一诗一画所蕴含的匠心、情怀和文化。等到头顶飘起了雪,才渐渐懂得先人缓慢生活里凝结的艰辛和慈悲。

每一种活着都有理由。我尤爱名儒松朋先生屏居讲学于碧萝松下,松竹溪水为伴,朝霞云彩为伍,与花草鸟兽对话,拈花扫云。

灵钟湍水。秀耸舟山。古人的衣钵,我们该如何承继?我仿佛懂了,又仿佛不知往哪个方向迎曦。

父亲的竹林

春日的阳光洒下一缕缕金黄的光线,我和妻儿在陡峭、松软的山坡细细搜寻,试图发现新的生命拱破了土层。

仿佛看见父亲的锄头一下一下有力地掘进,长满狼衣的山坡在他愚公的挥舞中翻了个身,春天的气息汹涌着。父亲身上沾满了泥土,略微弓起的脊背一个农民的一生也想有所作为,低矮的灌木杂草变身郁郁葱葱的竹林。他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。小小山坡涌入板栗、杨梅、樱桃和腊梅,杉树像一排排整齐的列兵。每个季节带给我们不同的欢乐,仿佛父亲写下一首首大地之诗,每一首都鲜活的生命。

我驻足倾听竹林的心跳,一汪碧水有澄澈的宁静,几尾红鲤鱼悠游其中,妻儿的笑靥漾着温情的波纹。

如今父亲静静躺着。今天我们去看他,向阳花开,一条大如锄柄的油菜花蛇慢慢游过他的安息地。父亲生前未见过更多更远的世面,像他的竹林寂寞弹奏着坚忍的活着之歌。

要不要打电话(小小说)

姚庭

娜婆的一只胳膊像一株庄稼从被窝里生长出来,顶端还开出一簇花。邻居高中生林林破译:这是OK图案,娜婆还蛮时尚的,表示好了,圆满了,可以幸福地驾祥云去天堂了!林林母亲懂得娜婆翘起三根指头的意思,就给娜婆的两儿一女报了丧。

两儿一女携家带口齐齐到了家。那簇花立马凋谢了,那庄稼也放倒在土地上。只是娜婆的半口气就是不肯咽下。

儿女们一边耐心等待那半口气,一边安排布置设在花厅里的灵堂、栽孝布、卷锡箔。大儿子手里捏着苹果,只要那半口气一断,迅疾去电殡仪馆。

娜婆的前半生是悲苦的,中年丧夫守寡,雨里泥里把两儿一女培养成才。娜婆的后半生是体面的,大儿任科长,二儿当老板,小女是校长。两儿一女虽都远在千里之外,但每月都寄钱回来。娜婆一生节俭,连小钱也舍不得花,钱越存越多,乡亲们羡慕娜婆是村里老年会的首富。娜婆一直身板硬朗,一手拄根拐杖,一手提个尿兜,到田间地头种几棵小菜,吃不了就摆在村口的大路边卖几个小钱,可是这回突然就老树倾翻

了。医生对林林母亲说,油耗尽,灯灭了。娜婆吵嚷着要回家,不肯住院,她不能死在外头,我要进花厅!娜婆对林林母亲说道。村里有规矩:凡死在村外的人,灵堂一律不得摆村里的花厅。

娜婆享年88岁。她的一生应该是体面、幸福的,死也便捷,不经痛苦,正宗喜丧。儿女们的脸上飘着喜气,嘴里说些趣话,甚至还哼唱起歌曲。两儿一女不约而同商定:母亲的丧事一定要办高规格的!

娜婆的喉咙突然发出轰隆隆的声响,仿佛来自深邃的洞穴,接着是一阵剧烈的咳嗽。娜婆竟然坐了起来,朝地上吐出一口浓痰,颤巍巍下地来。

娜婆告诉大家:我脚刚跨过地府门槛,阎王说,难得至亲们都回来看望您,您急什么急?回去!黑白无常就把我推回来了。娜婆还踮着小脚,巡回着给众亲续上茶水。

就在这时候,天下起绵绵雨。儿女们的脸上都聚上了阴霾,后来竟吵了起来,当然不是和母亲吵,他们怨骂这鬼天气,怨骂职场,怨骂生意场,怨骂单位,怨骂路途;后来又不知为什么,相互间吵得厉害!他们愤愤然收拾各自的行李,悻悻然当夜赶回各自

的家。临行前他们又结成同盟,对林林母亲,似乎也对娜婆说,你知道我们回来一趟有多烦!他们又对林林母亲说了好多感谢话,他们一直没有亏待林林母亲,而且总是出手大方,因为家里的这株老树,只有拜托好邻居林林母亲照看,何况林林母亲照看得那么贴心。

林林母亲神色尴尬:我是怕,做儿女的赶不上送终。

林林目睹眼前情景愤愤然诘问:难道娜婆死而复生是一场错误?!

他们没有回答。也许没有答案,抑或有答案也无须回答,或者无法回答;也许这是一道论述题,答起来太过冗繁。

妈,外婆,奶奶,我们走了。娜婆颤巍巍地站在屋檐下,双手合十,向着渐行渐远的影子祷告:菩萨保佑,一路平安!

第二天一早,娜婆又病危不起,双睑闭合,嘴里没有吸进的气,只有吐出的气;一只胳膊伸出被窝,举着、翘着三个手指。

娜婆的儿女们应该还在路上,还没有到家吧?

该不该向他们打电话呢?林林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

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
山川大药房
义丰号地址:望春东路86号
电话:0579-87830120 87126908
西站店地址:城北西路220号
电话:0579-87117752